

訂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六  
 孔三夫子原著  
 洪福博士譯  
 (國)

之曰：「文卿，水如肉，  
廣者難之而難者知，  
只有知人會作，所以  
是文人，總會隱隱，  
有看見文章，先看見格  
，真真壓去，「我」是  
維理，「我」是「一不覺  
你是黃鶴，是「理，  
這才有別所，有「命命

之潤王曰：「此是  
高辣金野椒官實氣  
，依稀翠絲竹之音  
，這是屬地界，我  
千里有遙，還想煞我  
方氏娘子，也是枉然

仿魏乎康樂之嘆  
……一闕王閨摩大  
喜，以爲陽世不可  
少，人亦力加是意  
去陽曆廿一年，  
古人出遊，多有天緣巧  
合，得遇佳人，怎的我  
張翰，竟無這福緣分  
，何幸不幸之懸殊也  
。中秋節，國不成，把

，仙凡不論，他們都有造化，偏我獨落凡因，我偏出清河本張姓，但不知何時何地才遇鴛鴦（旦扮舞畢唱）更深

問你手中所抱孩子是你何人，答是我的親生兒子。當至此，縣官將堂本一拍，說道：「既是你丈夫年幼，如何生

人祭也。我雖回避一時，（生下旦介）梅溫堂盤來，（旦同老旦上唱）好夢難尋，帳轉不安遊仙杯。

各人入並未偷牛，且動在路上拾了一根繩子是一條大牛，他限到我家中。

● 大婦悍惡不  
由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月在楊少修見楊

黃郛在廁所被困  
民十三年，蘇都革  
命，曹倒吳之後，馮在  
家僱工，每月  
工銀六元，至  
本年正月，因  
覺得一路，轉  
月工銀八元五  
角，即擬辭工  
給其家姑  
王氏  
者于嫻  
家，彼  
氏招

不經每月加寄費一角五

非立刻走出不可，黃困  
然，結果未詳，徒費人  
力，一西北軍軍令員來

流有聲，閉庭中，玉樓  
香燭，那牛女會著珠簾  
，想天仙都要歡笑，不  
由我面熱心疑，一路作

無奈了勉強制起，過  
其堂及劉前廳，一霎  
綠埠空前慘案

鄉交游，素行暴戾，既成，家既富有，勢亦大，鄰里每有觸犯，輒遭鞭撻，故遠近鄉民

九該莊莊兒職，家中雖有妻妾四五，然每見鄰里姿色，

（題）

與王姑娘密議，各人登樓，未幾忽聞一聲，王培林

建康學，故序實非簡辭。

明。且說那容拱老早

他道：「賢妹，這求小娘題詞。」（旦介）爲何這相公不在，草莽獨存。（老旦介）那相公進

門上老奴就與他說，叫他不要亂動，若有見聞，早爲迴避，想是避到那裏去了，未完

引，已非一夕。詎張氏  
次清玉潔，雖經胡百般  
誚罵，鍾之威嚇并用，  
迄未斷其心誓。日前胡

不遂，被張氏罵走，是夜胡羞憤成怒，肩荷快槍手執利刃，闖門而入，維時張氏之夫賓剛憲做工未返，

樓，約數個字  
題，見老才王  
培林，王陳氏  
三人登上樓，  
身上均有血迹

氏見狀，心膽俱震，故容桃李生扁荷下樓，亦不敢下，並問老太稱，如此做法，

利及將張氏所乳吹下  
復將陰部及左右腿吹

……  
一時張氏呼  
聲，小兒  
慘不忍聞，惟因新時  
臘月廿二日，鄉民正在夢  
中，不知何事，迨至次

船兒腹中  
積水一盆

白老娘，前往接生，  
時頗久，渠胞破而胎兒  
相盤踞，產道四廣，

檢查，知爲胎兒連腹  
水，即由倪醫師與河太  
婦產科主任韓伯矩博士  
動手術，自胎兒胸腔腔  
腹空，故生命得保全。

之木 有一大盆後 胎  
先當即滑出 母體現亦  
一善 據該院醫生言、  
此種病理胎兒、不用手  
滑 決無挽出希望、倘  
遲時入、母體頭痛矣

士氏 氏羅即回主人  
支工銀凡元五  
角，開去供會  
，主人遂供足  
九元，入夜氏

出門時，楊  
王氏謂此事若  
洩漏，汝必不  
得了等語，氏  
攜銀往姊妹家  
，托爲寄返都



黃洞富丑獨斷國策大  
養口瘴第十九回  
四曹與之戰  
奉旨辦招安徐明廣吐血  
違約設詭計顏子章過江  
王

顏子一看野人。身長丈二。週身紅毛。深有五寸。手中拿着一根鐵杆。飛步起來。顏子幸倖他走至跟前。舉起鐵杆。心向野人刺去。誰知刺在石上。猶如刺在鐵石上面一樣。毫無損傷。顏子草大驚。正欲回身逃走。早見野人舉起鐵杆。兩頭就是一杆。說時遲。來時快。顏子草叫聲不好。一杆已將他掃下崖去。且喜崖中木藤糾住。不宜落在深坑。野人進崖一看。見未落下。便舉起鐵杆。一陣亂打。竟將藤條打破。顏子草下視危崖。黑黝黝的。深不見底。嚇得一身冷汗。慘叫一聲。昏暈過去。渺渺忙忙。忽見一青衣童子。說道。聖母差遣。快隨我來。顏子草身不由主。跟着童子行來。到了一個所在。彷彿廟宇一般。顏子草舉目一望。却是女媧廟。但見三字扁額。金光燦爛。心中迷糊。似是而非。青衣童子催促進內。過了三到重門。到了大殿。遙見香爐燈檠。一人令冠袍服。坐在上面。童子道。這就是聖母。還不敢伏參謁。顏子草急上前行禮。聖母命童子引他到香檠殿下。實腹飲食。當時擺出兩支麵飯的猛虎。顏子草腹中正餓。候到面盡童子便引他上殿。來見聖母。聖母又賜丹金三粒服下。又教童子取出白龍錦袋。顏子草急忙謝恩。就叫問聖母。究竟野人是甚麼物件。如此的利害。聖母道。野人乃是汝之兄弟。名叫子會。他本是紅蓮老祖徒弟。你回去必能認識。說畢吩咐童子。送他轉去。二人出了廟門。忽見一人。紅袍金冠。藍袍廟門童子。和他同路。你慢慢走着。我引見畢。隨後即來。顏子草。便緩步前行。聽聽有呼喊之聲。顏子草四下一望。却見左側有一亭子。亭上懸匾額。上懸青龍。顏子草走上欄去。那青龍被他拄上。裏面扯了。顏子草不解其意。便將裏面紙扯下。則見那龍。張牙舞爪。凌空而去。此時童子起來。一見青龍已歸廟空。急行頓足道。你這廟不小。敢快走罷。顏子草急急依從。走至一道河邊。見河下不少的船隻。他繞過

高東生語言實然  
天步艱難民生凋  
敝難明華胄非吾  
邦也時局之亂我  
以傾軋年之勢實  
新時廣東人口凋  
落

東陳逸林世家子也。父無賴，日事賭博。家資蕩盡，旋棄世。陳年幼隨父作苦，艱辛度日。亦戲母亦近，陳影孤立，爲客難以自給，行乞於鄉，有族叔憐而收養之。故之謂，然陳天香頗能，曾少奮勵。年十四，文藝超羣，字彥德，有士人見而易之曰：此翰林才也。

生計日艱，英美各國，利用華人之巧者，往出口者，各以萬計，故南洋羣島及美洲西部，華工、肩相摩趾相接也。而華人在此每歲所得，較內地數十倍。一日，陳友某聞陳言曰：余置在內地，朝夕劬勞，所得無幾，烏能有成？當信往美洲一遊乎？陳以爲然，狂風驟雨，一定將來。

打打房具長本

思慮也，陳叔亦貧，見陳長大能自給，問之曰：『汝貧，不復欲汝』

李總人老爺，你從那裡來，問他  
那那兵士聽說是體官的妹子，  
真已到，忙令人請下水寨，行過

一聲。醒來纔是一夢。急睜眼一看。自己身臥屋側。野人站  
子面前。野人見他睜眼。便言道。子童哥野。弟乃千倉長也。  
適聞我師父紅蓮老祖。對我說墜羅之人。是汝兄長。昔年

刀槍不能進身。顏子章聽他之言。仔細一看。果是兄弟。悲喜交集。便命同上獅子山去。野人道。師父說我弟兄。只可一會。不可同居。否則有傷。顏子章道。既是兄弟重逢。我  
要同我到寨中去。只不同房居住就是了。野人不好固辭。便  
同顏子章由崖內越上險途。望獅子山行來。路上遇着世上  
來尋顏子章的。看見野人在一巖。大家幾乎嚇。顏子章  
他們說了原故。大家聽了。才擁着二人上山寨來。顏子章  
取件單衣。與野人蔽體。又到四面。參見母親。嫂嫂。他  
雞欄起昔日在花園中。正同子章習武。忽被大風刮去。時方  
十歲。可惜一個白面書生。竟變成怪物一樣。不由想起心  
。野人勸慰一會。又說明修道經過。及現在的本領。自家  
不吃火食。太來雞了。都十分訝異。正在閒談。嘍兵飛報  
報。說有曹賊府晉國公聚之忠的家眷。由蒲津京。他兒子  
玄虎。隨同家將。現押着行李。正從山下經過。將領令定  
顏子章聞報。心想家兄忠乃是鷹祀的黨羽。豈能放過。立即  
執槍上馬。冲下山來。這時聚玄虎。年約十八。年得來回  
冠玉學得藝一身武藝。用一根流金鎗重有八十餘斤。跨馬  
行忽見山上冲下一隊人馬。急勒馬執鎗。迎上前去。顏子  
馬到跟前。跪開正式。馬頭一擡。槍端青華。只一抱各  
得聚玄虎兩臂酸麻。他乃平常軍器。怎敵得住顏子章這桿白  
龍鎗。不到幾個回合。早已生擒下馬。所有行李。口。一  
概押上山寨去了。看官注意。這聚玄虎。乃平書中重要人物  
。後來青龍星投胎。陡然力大無窮。顏子章不防。幾乎被他  
挑下馬來。在武功山。遇着白虎星投胎的鄭龍。他們就虎相  
會。大戰八百餘回。還有吊客星附體的關雲長。三人皆勢均  
力敵。不分上下。在他手內死的英雄。不勝其數。這關雲長  
不提。

夫，乃陳天性誠悃，絕不以打掃賤役爲甚事下，悅之，既贈以異族爲

高，打一較一  
七多一半，  
八亮頭筆，  
九一物三寸  
娘用棉打結  
半夜三更洗白  
先見短來不見  
打一物一洋蠟二

陳年三十六。兩相四  
可謂得人矣。  
婚姻新近，陳於家  
翁家左側，佃屋三間，  
以長木鎖爲辭。一切器  
用皆宜翁家所棄者。  
陳取之鋪設室中。蓋  
願入目。結婚日，女  
亦陳宅。見狀大驚。  
欲自盡。然以陳林何  
美，又爲富家所納貨。  
姑忍亦侯將來。未嘗

太平洋近岸寬一小島，  
週圍約六七里，從事墾  
植，以陳任耕作長。十  
餘年間，荒蕪變開，阡  
陌相望。綠樹叢林，勻  
植於海岸之高處，主人  
喜甚，賞陳巨萬。華工  
盛價，亦與陳面未有增  
加。惟漁具且趨食  
之。某歲一網而得。

後數年，某富翁於  
太平洋近岸寬一小島，  
週圍約六七里，從事墾  
植，以陳任耕作長。十  
餘年間，荒蕪變開，阡  
陌相望。綠樹叢林，勻  
植於海岸之高處，主人  
喜甚，賞陳巨萬。華工  
盛價，亦與陳面未有增  
加。惟漁具且趨食  
之。某歲一網而得。

且聽李素貞，雙丁縮地法兒，行過湖北點蒼臺，只見長江中水勢浩大，旗幟飄揚，好不威武，素貞技藝一傳上岸兵士，人老爺，那兵士聽他河南口音，又見他是道姑打扮，便

一應官廳立即下船寫告，那時李蓮兒正在那船上，見了姊妹之體，便回表貝何日動身，一路想必平安。